

● 黃熾明

「六四」後的季節是苦悶的秋，大都會依然雜音喧鬧，所以要登上九龍和新界兩塊鬧市之間的山脊曠野找一片寧靜。在綿亙的秋山帶上，本是意料中的黃肥綠瘦，卻竟發現矗起一枝野百合，就不由得感到奇異，想起那首頌主的詩歌。

某年是興盛的年代，教會增長到地方不敷使用，便從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遷到那三星級酒店的後方去。那是一個屋苑的商場，在鬧市中卻相對地荒涼，售價較便宜，店舖只有零星的，附近偌大的家具店更顯得空蕩。其後香港經濟衰退，令這幾間家具店漸次結業，剩下的幾間舖位又塵封了幾年，之後在塵封間卻矗立了一間教會，那原是附近的小教會遷去的。興盛的神蹟常在荒涼中發生。

我去過不夜的拉斯維加斯，這是個令人費解的城市。因為這本是個不毛之地，卻如此繁榮，全憑賭業一枝獨秀地帶動起一些行業，生存資源缺乏的荒漠裡竟可匯聚一切物質，並且沸騰出一片紙醉金迷。

我看過彈丸的澳門，熬得比香港長久。縱然經濟永遠趕不過香港，賭業的發展也不是什麼新意，但似乎因為無可發展而保留了幾百年來殖民地的文物古蹟。這種文化氣息的化成得到世界的肯定，她們在這方面做的工夫叫香港汗顏。

我聽過明朝晚期的萬曆十五年是一個無事可為的腐朽年代，卻在武術和中醫等生活文化方面有空前發展，留給以後入主的滿清一個文化中國。

人家說戰國的強秦是統一中國的第一個王朝，但文化上統治中國的卻是楚國。到底軍事和政治的強橫帝國撐不到二十年，秦速亡後就由漢延續這文化，匯流南北，奠下以後兩千年的文化楷模。人家說羅馬帝國代希臘而起，但文化上希臘仍然統治羅馬帝國，並且在以後兩千多年的西方文化上，她的滲透更是無孔不入。

我更知道上主揀選的民族，雖然好多個世紀在萬國中飄零，如將殘的舌火，如今卻凝聚得穩，似開始輝煌起來。

這世界裡大多數人都是我行我素的，都以強權和多金為尚，但到底要顯出那實際的永恆價值的都不在這些，而在文化和文明，這是乾澀的野地中的奇葩。上帝的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祂沒有放棄任何一個人，除了語言和文字，祂也藉每一個事實告訴每一個無法辨別左右手的人什麼是對錯和善美——雖然是微聲，久了卻也聽得清楚，但祂更呼召每一個人跟從祂。

(作者於荃灣堂聚會)



# 野地的花



本期由黃熾明出題，下期由編輯王初福出題，題目：「隱蔽少年」。

● 朱緯婷

「根據化驗的數據及超聲波影像的診斷，你們的寶寶可能有點問題……」

醫生的話，把她原本從超聲波影像中，看見寶寶在揮動小手的興奮凝住了。醫生詳細地為夫婦二人講解萬一確定寶寶真的有異常，可以怎樣安排人工流產……。夫婦倆心神恍惚，沒作任何決定，便謝過醫生離開醫院登上巴士。

巴士上，兩人默不作聲。

信心的磨練似乎是份需要窮一生之力去學習的功課，難度也不會停留在同一個程度上。在她初信主時，適逢團契的弟兄姊妹都是高考生，「不要為明天憂慮」、「You do your best. God do the rest.」等就成為大家互相支持勉勵的金句。那時候，她相信只要自己盡上一分力，加上神的保守，結果應不會跟預期有太大的出入。

就是面對工作及感情的挑戰與掙扎，縱然處境複雜了，但她仍可推敲事情的來龍去脈，思考補救的方法。這份參與其中的實在感，讓她在應付信心操練的功課時，不至感到空泛抽象，超越理解範圍。

但這次她有點力不從心。

離開醫院的一刻，她也曾直覺地以為孩子生下來，天父自有預備。然而幾星期下來，心裡泛起的想法愈來愈多，包括她以為自己一定不會考慮的念頭：是自己在什麼地方疏忽了，以致寶寶出現問題麼？問題已無可補救麼？若接待了小生命，家人朋友會接納他嗎？若真的選擇放棄，天父可會體恤他們的軟弱嗎？

躊躇於生命的去與留之間，面對的是終生的歉疚與責任的抉擇，她發覺原來當自己遇上不能插手、結局未可預知的事，她的信心仍是敵不過疑慮。如此小信的她，天父仍會看顧嗎？

在距離檢查尚有兩個多星期的一個晚上，夫婦倆在禱告後分享了彼此的想法與憂慮。雖然大家分享的都是負面的想法居多，但愈說，她心裡愈感輕省，彷彿心靈正在經歷一個把潛藏雜質沉澱淨化的過程。正當她想告訴丈夫自己的領受時，丈夫搶先一步跟她說：「讓我和妳兩口子一起承擔照顧寶寶的責任吧！」

在等候檢測的日子裡，她的焦點已不再限於天父是否應允她所祈盼的結局，因為她明白到耶穌叫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是因我們的生命比野地的百合更珍貴，天父視我們與祂的關係，更重於地上其他一切。

(作者為「家庭基建」教育及出版經理)

## 靈思一刻

# 不要錯過

● 謙柔 (荃灣堂)



生命裡頭的每一樣功課，也有父神獨特的心意，為要叫我們得著祂所應許的「豐盛」生命。

所以……請不要逃避。